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說銘

李伯尚字說

臨川李綱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綉衣中庸曰衣錦尚綉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於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內而外自彰是故豈有專襲求知於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綉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庭恭敬達於鄉里趨向學於師友所謂錦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小人人毀我益自檢人譽我者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綉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綉之義也

居善堂說

至正己丑九月乙丑注

臨川黃文中僑居于上饒龍虎山之麓有年矣而自扁其堂曰居善蓋取於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一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之義也夫繫辭大抵發明中孚九二言行感應之理然或徒知夫有感必應而未知夫所以有感必應者一於至誠而已大至誠之感應豈特限以千里雖際天極地往古來今莫不皆然又豈特人爲然鶴鳴而子和者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萬物之散殊亦莫不皆然故君子之學在於脩身脩身在於至誠發弘大之心立堅剛之志遷善而改過求去其日用之非至誠者而復其本有之至誠者而已矣

晚香堂銘

臨川太守洛陽楊公致政作堂於後圃而扁曰晚香蓋有取於宋韓魏公詩語意也初公從事江西憲府時先牀文判州府君常命其子天麟從公讀律已飽聞其剛介不私甚慕之既屢覓

其法書庶稜勁健真如其人雖不識猶識也友人吳謙嘗拜公羊角峯下他日將往候公且來命銘其堂顧雖鄙賤欣然爲之辭曰

秋風淒淒白露未霜萬木之籜已墮其黃有粲者菊既華而香賢哲之人好以壺觴詠之歌之載清載長繫此揚公宿秉貞剛潤視貴富擲其郡章築室以燕西山之陽爲此佳名揭諸棟梁乞書問字客車彭彭公咲而出縞衣玄裳想其執筆如握干將飛星迅電歛出鋒鋌颯颯遁避神明開張雖則致政搢紳之綱蒲輪之來遲莫弥光有子繼仕有孫在旁英英蒲籬以翺以翔爰食其落眉壽無疆

程章宗美名字說

至正乙酉十有二月丙寅作

豫章程章字宗美蓋取坤卦六二爻辭含章而文言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坤之義以其卑且順也入則爲人

之子出則爲人之臣皆當含晦其章美故子有其善歸之於親臣有其善歸之於君况六三居下體之上以臣而論非小遠也以子而論非支庶也子而自有其善則疑於親臣而自有其善則疑於君不美之大者也名字而以此其必能爲人子爲人臣也乎宗美勉之

正思齋

上饒夏衍柏承聰敏而厚和自扁其讀書之室曰正思李甚爲之銘曰

爲學之方思欲其正其正伊何善者吾性善有形似未易竟良醫不逢愈藥愈病孟氏巧譬由於亞聖苗而不耘以摠爲盛吾生益後胡觀胡聽不求先覺千里而眩非思之思無敢弗敬孰爲影響焉取蹊徑不波之水未垢之鏡子信斯言庶或有證

汪氏二子字說

新安汪君季章名其長子曰翬而以字羽次子曰常而以字昭蜀郡虞先生既爲之說季章以其皆嘗從游於予也請復申之余曰翬之羽取其文者固也然禽之文者衆矣何獨取於是曰五彩備也然則備五采亦其巧所爲也曰自然也是故文之貴於自然者尚矣至飾辭以爲工人謂之文吾不謂之文也常者何常也子而孝常也臣而忠常也曰不失其常而昭之亦常也事雖至於周公閔子皆常也善於其親以自德盡萃於君以爲勞則失其所以爲常者矣由是觀之常則自然之則常吾又知季章之所以命其子或相用而不相背也不其深且美乎二子勉之

義訓堂銘

義訓堂者龍庸山中薛君茂弘作於其故家者也初君八世祖

司都校尉公嘗作堂曰義訓以教厥子孫歲久廢十四世祖縣丞公重作之更代則又廢及是君復構焉而扁曰義訓蜀郡虞先生記之而番易李存為之銘曰

義出於天胡可以訓生而由之是曰大順孝絕習移失吾厥常載途棘荆其行長父師之賢愛啓愛建厥脩有所塞者日闕陟谷交遷事或中廢培深積厚宜此繼志子黃其冠而乃肯構既成雲來亦厚祖考有白其痛有碩其楹無春無秋誦弦之聲惟老為儒世外世間尊親爾六獨還夙雨震凌尚克有守斯言雖近足相永久

天定堂銘

天定堂者臨川濠原王伯達之所作也其一世文正公之先有二槐堂眉山蘇子銘之其間有取於申包胥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言伯達以已為文正之裔宜慕續其風節復采其言以銘

堂而番易李存為之銘曰

積氣養君為象莫大眇乎其人太倉之芥醜物比類何啻萬千一理傳形實則同然人而弗人有不自見遐瞻遠仰神傾目眩曰定曰勝夫何惚茫申生之言奇而未詳濠原有堂取以自扁求承祖武豈但濡染智者之為獨觀吾夫吾苟定而天實在焉不定之定是謂天應似定而非天則甚病蓋二王氏槐陰清長姑為此銘尚登其堂

愛敬堂說

至元丁丑書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於余余曰愛而弗敬是藝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藝之則不尊憚之則不親不尊非孝也不親亦非孝也今君盡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乎也乎

胡伯廣名字說

至正丁亥九月日作

臨川胡及字伯廣蓋有取於詩小序漢廣篇德廣所及之義也
大學曰德潤身中庸曰非自成已而已也必也先自明其明德
將推以明夫人也及也者豫期其可及也廣也者周普而不狹
也此先聖賢遺言而望於天下後世者如此及也毋自輕毋自
疑毋自畫

吳簡文字說

臨川吳致字簡文請為之說余曰簡而文蓋中庸篇中語也所
以形容君子之道不簡則支不文則鄙然一於簡則傲二則賈
怨一於文則華華則不實賈怨身之殃也不實德之牋也今簡
而又文則其在已者約而不野其應物也有禮而不煩義相為
用而不相悖也庶幾中庸之君子矣乎夫知是可以立身可以
保家近可以事親遠可以事君千古進脩之士蓋有不異轍者
矣

精勤齋說 為艾氏作

一而不雜謂之精為而不已謂之勤不精無以復其本不勤無
以致其力精而不勤則樵物踵至勤而不精則徒苦而弗成是
二者相須而不能以相無君子之為君子舍是何以哉

用晦齋銘 為張明翁作

宜晦而晦何事於用或傷其明靜不可動張子醫者扁齋何為
治有變通必造其微擬之愚之保乃冲粹絜二十日則麓削鄙
火雲赤日吾見其陰水雲互寒厥陽益深如是而醫達造化理
大聞大行正此生死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內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哀辭祭文行狀

逢原湯先生哀辭

先生諱深字造道一字景文姓湯氏世為番易安仁人宋尚書文清公漢其從兄也入國朝故家多零替先生獨力學支柱傾壓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歌不務為葩華弄玩倨怪隅角往往肆而嚴槁而腴人讀之多淡口不好也唯同郡黎君仲祥首稱賞之以為必傳真賞一游京師歷燕趙齊魯之墟然卒無相知者遂教授鄉里未嘗一漫迹城市雖貧氣度恒恢如也姻友過必有身具酒食與盡歡乃已見童子亦深謹至人有不善心屏之如穢汚晚乃甚好方士者術為符呪人有患難若已有之至大元年九月得肺氣病存往候先生喜整巾衣杖而出抱按謂存曰聞子好古文吾志之心久矣今病不可以論幸而好當

與子細熟之越七日竟卒存涕泣曰嗟乎天之忌於成人之美如此哉先生二子及翁昭翁皆才可不墜厥家將葬辭焉而哀之其辭曰

天之不造余以文兮使夫人而云亡冥車不可以返轆兮奄日月之忽長聲歌與窈以沛拜兮信弥晦其章夫與播之在尤兮疇能閱草潤而不芳念未語之悃懇兮知余心之可明雖道里之遙遠兮整吾駕乎隨以行指玄圃與余兮將以攬瑤華之紫英羌茲志之不遂兮徒茹恨而飲傷彼後之徇昧兮厥百僎而百償何夫人之率履兮卒連蹇而康涼抑高者不可以諒兮抑士者之所常矧二子之條特兮孰不委厥家而不揚重為悼

曰崇山之陌兮

松柏兮封三尺兮夫人之所也

兄申伯祭文

年月日弟存謹以酒果蔬食於于亡兄申伯之靈兄雅嗜酒弟存非善也又樂試刀筆吏弟存益弗善也好言止兄而弗得則切言以心兄也至或時不相歡知兄而早出當何不順從乃志順矣而非義見薄於君子也今而思之甚痛懷弗忍也前年兄告存曰吾能知昔所感於是業加勤之事益加不好存私心喜甚度幾兄弟皆獲所成立共扶持門戶也當兄外病時存以為蒸濕所為無別苦只養胃湯一劑已即氏妹夫亦云然遂不謁醫明日坐起雖兄亦自謂不言不言歸又明日食已如劇反牀而終矣嗚呼抑固有定命非天枉耶抑亦謁醫更藥尚可貸其死耶是可恨而不可知也兄貌薄而頽然善飯善行出日百里不為勤人咸謂辛勞人也而未嘗有意其不年者也兄死大人日夜以悲七日而疾病亦歷月而始安嗚呼天胡忍然歟夫吾兄也兄胡然忍遂弃其親使老不樂且病也存同胞上惟兄下即

氏妹早而失母兄弟又分處妹嫁而甚窮今則又重以死亡俾
不得相友愛啖菽藿以老嗚呼天哉何至甚耶兄之育妻子也
無他使令市米塩藥食必身親之月霜雪犯深潦白出而昏返
顧不能需其一日之燕安於已不亦傷哉興兒且教詩書若乃
心志開通迷使之卒業庶慰荅兄意不然薄田數畝俾耕耨而
衣食焉振兇嘗挈而育之又奈其不能旦夕去嫂懷也快女
未事於絲績且留與嫂居待年擇人而嫁嗚呼弟存恹然而多
病亦自不知其足倚托否也姑盡其心力之所不至焉者天也

吳公行述 至正辛卯十一月甲申作

公諱復子字君陽初五代時由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始祖
嗣自弋陽遷撫金谿之沙岡而八世祖濬復自沙岡析居吳塘
里曾大父諱堯仁大父諱士亨父諱德溥字時可幼與可孫同
肝江雪樓程文憲公同郡草廬吳文正公從徽庵程先生讀書

臨汝書院可孫登宋進士第爲新昌尉時可於咸淳間以補試
授登仕卽其卒也文憲銘其墓公生而端重謹厚性不嗜酒衣
服不樂紉綉登仕且老伴以家政出納無毫髮私嘗曰人不我
知惟天知之又曰人子之道亦何足以求人知也平居遇困窮
無告必惻然憐恤之使有暴橫凌侮亦毅然不少假借人有善
必贊揚之不絕口有過失亦必委曲開導之又嘗曰通塞得失
皆有定分非可以智力取亦非可以智力免且一聽其自然人
有假借不能償者亦不屑較汲求也使令有善於生息者
委之而不疑愛之而弗移登仕公晚有未疾公早夕不離左右
藥餌必親熬煮者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八稔寒暑既而母
余氏夫人年過耆老至氣力公然必日假溫熱之劑以助而公以
食指掣別室以居日必鳴至寢所進藥食而退午如之晚又
如之甚或夜分迺寐如是者又歷十二寒暑也至順庚午大飢

穀價數倍公獨平糶亦陰有以律夫善騰踴者糶者曰溢其門
有偽稱公僕受其直而潛糶者號呼求之弗得公詰之非詐從
其失而償之至遠近有貧弗能糶者亦輒施之無吝色其少時
讀書多若無所通解中年嘗取浮屠言觀之大喜於是旁搜遍
覽無遺因自號止觀居士蓋取諸此由是嘗斂身正坐反窺內
察若有得者僕與公家為先世之好雖未嘗獲承一日之雅而
相聞其稔也日偶過其季氏君錫家公嘗即來一見握手劇談
其平生若釋氏明心見性之學方士鍊形保氣之術臚臚不自
休且曰吾嘗下豫章出彭蠡浮錢唐渡江游淮海經泗濱過大
梁至干洛陽今雖老尚欲北走 京師歷齊楚燕趙之郊登秦
山拜關里入關求周秦漢唐之故都望終南浮巴江過棧道出
三峽順流江漢以歸庶足以厭吾懷也公已六十餘察其氣甚
壯聽其言甚慷慨也僕雖歸亟尚謀與公卒談無何而以訃聞

時至正庚寅二月一日也公生於至元戊寅春秋七十有三配
同邑劉氏先五年卒子男二人某某孫男二人女三人將以明
年辛卯十有二月甲申葬于里之石斛原某以僕粗知公請述
其平生將藉以乞銘于立言之君子嘗謂吾黨之士苟無所事
於當世則必得一丘一壑而足焉蓋其所存之齷齪者然耳今
公之所生長有重岡疊嶂之環會清池百畝之溥涵有膏腴之
田以為之食沃壤之土以為之蔬有第宅之美臺榭之觀可以
釣鮮而割肥可以息陰而坐石况數百年詩書禮樂之習親實
之過後有壺觴之款師友之講明有絃誦之聲雖使桃源輞川
所圖畫者殆不多過公獨不為之懷且安焉雖嘗僕之萬里考
形勝之跡求廢興之故以至於聖賢之所過化羽人釋子之所
栖息無不周知而悉覽而猶以為未足欲一再往不遂而沒亦
豈不足以窺其胸中之磊磊者乎宜學士虞公有奇士之

許也縉紳先生樂道人之善其不靳於言也必矣

吳公君明行述至正壬午良月乙巳作

公諱辰子字君明姓吳氏撫州金谿吳塘里人其家譜先世居金陵五季之亂遷信之弋陽三山既而有諱嗣者由三山遷撫金谿之沙岡其後有諱濬者復自沙岡遷吳塘是為吳塘之別夫當時賢士大夫女注公彦章熊公彦時咸與厚善濬生邦祖半孚生鄴皆篤學謹行鄴生景立宋藤州僉判與琴山傅子雲為友僉判生堯仁是為公之曾大父堯仁生士亨早從宜堂傅公維清及華谷嚴先生聚游是為公之大父士亨生德溥宋登仕郎少從徽程先生若庸游與雲樓程文憲公鉅夫為同舍故其卒葬也憲銘其墓是為公之父公賦性溫淳自小如成人稍長受詩不馮先生得一傳先生陽鳳既而復從其季父可孫教授盱江從謝先生元禮以卒其業事父母盡孝兄弟互出處

惟門戶理家務惟恐毫髮貽其親之憂登仕公晚有未疾不良于行者八年公待奉惟謹比至卒葬克盡其禮母余氏夫人春秋八十有二定省娛侍未嘗有懈歲時蒸嘗之際哀慕之色終身不衰時有菓蔬不薦不食兄弟六人屋比壤接善必相勉患必相恤聞門數百指舉無間言初伯兄庠子仲弟良子皆早世扶植其子俾克至于成立群從子姪無不有以獎勉誘掖以進於善由是一族之內仁厚之風皆藹如也與人交率誠懇素不能強笑語以相容悅亦未嘗矜己之長以自誇人有一善則必稱揚不釋口有不善則必曲為諱護然亦不復言也雖待庸雅未嘗有傲慢之意御僮僕未嘗以疾聲厲色人有忤之者雖甚不較苟有慶吊必躬親行之平居或賓親慶會率浣衣濯冠生聚視昔有加亦為其所當為初未嘗汲汲然也有患難不能以自恤貧乏不能以自存必慨然拯濟之人有假貸即與初不計

其能償否也天曆己巳大饑明年粟價騰踊公則減常直以糶由是數百里間爭歡趨之至有爲歌謠以紀其德偶有糶者飢不能前人壞其金具以告公即以粟償之其人感謝而去時有司督糶歡分之令方急奉令者或杜門不如約公盡發其私廩俾來者皆有所携負雖管一浮長淮沂大江可以觀光上國然亦終卷懷而歸也義方之隆乃其家法科自之興也延明師以泐諸子子就試則欣然携之以往而督其勤惰工拙焉及暮年環所居多種梅曰此花不負歲寒吾特愛之鄉里咸尊稱之爲梅隱先生云因築別墅于故居之東爲燕逸之地時婚嫁既畢二子亦自成立迎侍送養公則幅巾野服無纖毫俗慮焉後至元己卯七月十一日以疾卒生宋咸淳丁卯享年七十有二配余氏余氏竹心先生斗祥之女先公十有七年卒子二人翼孫畢孫女五人長適同邑劉憲陽後公一年卒次適臨川王文明

次養于伯姊家爲余氏女次適饒安仁倪文藻次適同邑劉天鳳先公十有四年卒孫男二樂賢育賢孫女一人重娘將以至正壬午十有一月廿八日葬諸大山塘翼孫以番禺李某爲通家者俾述公平生之實乞銘于當世縉紳某辭不獲曰嘆曰異時詩書禮樂之家自革命以來降而爲負斂皂隸者甚不少吳氏之得姓受氏固遠而歷代有家有國者亦何限姑以其吳塘別祖而言自故宋至于今無慮三百餘載禮義之尚代不乏人詩書之聲不絕于耳及公之身雖經陵谷變遷之餘而世緒未嘗少有廢墜方此之時固有豪橫始克以自立而公則恂恂然鄒魯之風亦固有毫收髮計以自贏餘或不免瘠人以肥己而公則泊然於生聚之際人負於己則有已則未嘗妄取於人又固有崛起於一時我躬不閱而違恤我後者而公則積累以至于今若子若孫亦皆嚮之向善慕義而不已又固有醉於詩書

拘於禮義而不能免於貧約而公則博學洽聞而財用自豐又
固有因其貨利之交而與同室同氣爲仇讎者而公則兄弟子
姪雖雖皆皆和氣未嘗有爽嗚呼若公者亦可謂多享人世之
吉福者矣然則非其善何以及茲昔孔子生於成周之世猶曰
若人吾不得而見後漢馬少游曰吾得乘下澤車騎歎毀馬使
鄉里稱善人足矣今公不言而躬行所自立者如此豈不得謂
之善人乎哉宜乎天之所以報之者如是其備也縉紳先生雖
成人之美其必不靳於一言

祭舅氏隆卧先生文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有二月朔越某日甥番易李存謹以
醵酒致祭于先舅氏隆卧先生吳公之靈而言曰存生五歲見
棄於母思其容儀恍若無睹大父之沒適同其年屬纊深夜老
猶記焉母疾滯下俗則忌避必置他所是以不記後稍知書禮

尚目瞿吾獨不然終天之苦念有二姨適饒與趙拜之亦遲不
見其蕭堂堂舅氏在江之西行李往來盜或奪而音問斷絕垂
十餘載曾不自里如隔江海既及弱冠始造外家公一見之失
喜讀譯而命耳提藹藹諄諄吾母雖死含笑厚坤數十年來道
路晏安如稍久不往必奉以書癸亥之冬先子棄世明年莫春公
亦長逝訃音之來哀經走哭上天降罰何尔毒酷存有幼子頗
近筆墨公有女孫亦出于側吾母之神儼然猶在媒灼片言續
此姻愛傍山之殯垂二十霜子克植立載關土疆一坏未畢心
孰賴此茲得吉兆去家伊迓車有執紼丘有負土交游且來甥
胡不與頤以僵仆大傷厥手將十閱月藥不絕口久晴忽陰酸
楚滋甚勁風北來雪意凜凜顧此諸幼復卧瘡疹孰代其行益
者不敏穀微酒薄敢告公靈雖缺於禮實將厥誠尚享

魯存心行實

乃大石文區之祖也

公諱斗南字南叟姓魯氏世爲撫州金溪縣眉山里人曾大父諱次點大父諱洪父諱一鷲嘗侵故宋宮講周先生方習舉子業母陳氏二子公其仲也宋之季里寇攘四起公獨奉父母徙避他所由是業頗蕩析既而內附閭里咸安定則端奉雙親以歸躬督耕桑不少懈且示人以息信未幾故物完復如初他日父母相繼沒公執喪如禮卜宅兆于里之流光亭而乞銘於教授剡溪戴公表元且築室墓側而題之曰衍慶觀度道士以守之又他日忽曰吾豈局局於林谷者耶遂具舟浮彭蠡遊長淮過淝江苟有勝境陳迹必登臨宿留而後去久則浩然以歸延明師以泚其子若孫去家二里許有曰萬石塘者群山之所環群水之所潄也樂而營焉既完則徙居之淮讀書賦詩種花菓來賓客以自娛暇則紗帽竹杖逍遙乎山根水涯若無所與於世者嘗自別號爲存心處士云至正壬午十有一月八日晨起

盥擲如常時忽痰作進藥却不敢顧左右曰吾其逝乎遂奄然而卒宗戚交游相與哭于門鄉人之東西行者相與弔于道無不曰是善人也今亡矣夫生宋開慶己未享年八十有四娶同邑朱氏先二十一年卒子二人長元鎮次元祐女三人長適同郡吳元相次適番易上官栻皆先卒次適番易陳偉孫男三人紹祖繼祖興祖孫女一人適番易張溥曾孫男四人文觀憲恒曾孫女二人坤謙以明年癸未十月五日葬蕭家源先塋之側

漫治命也余嘗慕夫眉山魯氏之蕃且大及其里居之勝去年冬始一過其鄉逝流而求其源杳然而深長奇峯秀嶂羅列左右嘉樹脩竹往往而有石橋流泉曲折激清黝然而爲魚池繚然而爲墁墻老梅古桂夾道而植樓臺出蒼翠之杪雞犬聞烟靄之中使人頓望盤桓而不忍去因自謂曰亦何必武陵桃源哉宜乎有富家巨室世守之而其向來衣冠之盛猶可得而想

見之也顧雖不及識公聞其居處素恭慎不飲酒不易言笑好
惡無所偏蔽與人交泊如也雖高年益康強未嘗有疾苦耳朕
目明齒堅髮漆黑食啖如少年亦豈非其賦於天者獨厚而於
己者每得其理耶昔漢馬少游曰吾得鄉里稱善人足矣願公
之平生謂非善人也耶今其子孫請述其際將乞銘于立言君
子圖以儀示其後來於無窮者不亦宜乎謹述

姜徑鞠先生行實

至正甲申閏二月望日作

姜之得姓固遠其有祿位功德於後世而蔓延於天下者尤不
少其居饒州之安仁洪巖者按其家譜唐末有處嗣者守處州
而家金陵會李昇據大江以南自號南唐虔嗣取之棄其印綬
而徙居於饒其後有念祖復徙安仁之洪巖五世孫興興生彦
與彥與生伯正伯正生完恢完恢生應明字光升實生公公諱
遇文字景周幼而堅疑當郡縣方內附民未諳新政後往往隨

以踏公獨能先後其長上出入城府或賦役之不均輒爭辨不
已或如狡之陵侮則理而致之法由是家以不墮母吳氏早卒
繼陳氏性嚴厲克調娛無違禮者鄉閭是之大德間別營早豐
里內而燕室子舍外而賓館下及僕厮食息之所以至厩廁焚
墻道路皆井井不苟高鏞則甚嚴器皿則其備也既完扁其堂
曰容安贖求古名書畫不吝而皮置之而爲之目其先世得宋
吳公傳罔爲書古栢行一卷及東澗湯公翰墨亦藏尤謹他日
召其左右而告之曰環是里皆壤土吾欲名恒豐里若何咸喜
曰唯公之命於是上官先生伯潤爲之記復鑿池而魚池之上
種松竹數萬株築亭於中而扁曰成趣蓋亭之外爲園數畝培
菊百本日倘伴其間人因稱徑鞠先生云故宋平山曾先生爲
大書不一書之既久學士虞公聞而嘉馬亦爲賦詩有舊家渭
上垂綸遠落日籬東把酒同之句凡鄉之耆宿及遠近之聞人

秀士皆敬友之相過或與之觴詠或陳其書畫或徵其文辭以自樂子且長則擇邑之名師焉教之如張君伯遠舒君元易吳君尊光咸禮聘焉其田園山澤之入錢穀之生息冠昏喪祭賦役賓客之費各有成規節不至苦用不至濫皇慶間錦江倪公提舉江西儒學熟公之才且美也擢為梅州梅谿書院山長會繼母喪不行時光祚年亦高歲時奉觴上壽甚歡又他日自述其平生履歷難易以示其子若孫而題之曰徑鞠老人傳厥後雖年高眼甚明日用事毫髮無遺忘衣服食飲率浣濯粗糲不擇夜半而寤鷄鳴而起未嘗有倦容又凡所以事公上者甚謹有役必躬先以率鄉黨蓋其老於人情世故者也至正癸未五月二十有六日卒生宋咸淳丁卯享年七十有七娶黃氏先四年卒子五人長均弱冠有能詩聲先二十又六年卒次坦次堦次坤次坵女一人適上官彬先二十又二年卒孫男四人鍾鈿

鑑光祖孫女三人漸安柔珮咸安曾孫女一如玉將以至正四年某日葬楚塘前事坦來請曰坦自童外時見先人辱交執事今不幸至於大故惟先人之平生願有述也將藉以乞銘于當世搢紳庶先人其不吝乎予曰若尔之先君子者其持守其好尚其生殖其所以牙續於前而垂於後者誠可謂有立之君子也矣墓而有銘其誰曰不宜謹述如右

厚峯先生吳公行述

至正己丑九月作

公諱泰連字謂大姓吳氏其先金陵人徙信之弋陽既又徙撫金溪之沙岡六世祖英州含光縣尉諱邦基復徙今新田族大而蕃前代以明經詞賦由科第出仕者相望也曾大父諱行世福州教授大父諱益太學進士父諱可登仕郎漕貢進士季父諱名揚登進士第吉州永豐縣尉見知於丞相文公天祥奏補禮兵部架閣公少而慷慨有志於當世未嘗以貧富介于其心

每語如也入國朝科舉雖廢而嘗自從諸老宿游讀書一過即
記騰成誦詞賦接筆而成鄉校季攷每居前列經傳子史靡不
周覽延祐間科舉復興歎曰吾荒落已久且老唯勗諸子以繼
先業耳於是歲遣求從名師雖家無餘資而所以逢迎餽遺之
禮不少怠既長又各遣其教授鄉里間以爲效學相長之計歲
時來歸則必攷其所業訂其是非剖其疑難莫夜則張燈於堂
命之環坐談論古今事未嘗少自倦也因有詩以戒之云初登
仕公四子公其仲也伯兄泰元早卒時登仕公年八十矣公奉
養唯謹服勞奔走於公私之間不憚寒暑而未嘗自營其私惟
恐其一日有所不懌也既而弟泰發亦早卒二子幼公教之長
之無異已子凡有司之徭役鄉黨之慶吊不以及其弟姪故泰
發之配黃氏能守其節至朝廷有旌表之盛亦由公撫長其孤
而母能安於理義者也季弟泰貞貧而無子業已析居公不忍

復與同處飲食衣服者凡二十餘年嘗疾病公憂形於色求醫
親進藥餌仍預爲衣衾棺槨之具其天性篤於孝友每如此庚
午之歲大歉隣有泣告者曰計窮無食待死而已公惻然以已
業之契券質粟於巨室而分給焉由是有賴其全活者未熟而
償巨室亦感其義而弗息也公內明而外直人有過輒面折之
不假借仍爲別白是非邪正不媚於富貴不欺於貧賤故人皆
喜而無怨至於鄉黨宗族隣曲苟有急難必盡力爲之區畫扶
持有紛爭必爲解釋平居家喜歌辛幼安詞手編而不釋遇有
感興輒賦一曲其辭氣率雄壯慷慨嘗自編集所撰詩詞若干
卷又嘗一遊秦淮浮彭蠡遊匡廬莫不有詩詞以寫其興初以
生齒日夥爲念別築一室於先廬之側晚年復構於西偏而扁
曰充輝上爲重屋課諸子若孫讀書其間而扁曰叢桂旁有小
閣扁曰明之白馬仙岩諸山羅列左右層巒疊嶂碧嶺參差過從必

置酒食款語或竟日分夜因自號為厚室處士云公體力強實少疾至正戊子之秋忽卧病數日飲藥無效命諸子曰吾未嘗病今若此殆不起矣幸有章婚嫁皆畢學初知方吾何憾但不及見其成立耳勉之須臾端坐而逝時七月十有八日出生至元甲申春秋六十有五配同邑何氏先四年卒子男六人儼鄉貢進士贛州路會昌州儒學正次儀傳倫偉侃倫為族人壽椿後偉先八年卒侃為弟恭貞後文一人適同邑周從吉孫男十有四人裕以明經中甲申乙榜再中丁亥一榜初授瑞州路儒學錄調袁州路宜春縣儒學教諭次祉祥祐禮裏論讓禘裳裾祚神楚孫女十人曾孫男六人今以明年己丑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里之南山儼以書介其

米請曰先君子雖與執事未

相識也而兄弟之托交則非

口矣知先君子者非執事其誰

之請之其平生藉以銘于世之立言者余曰

兄弟之文

學表於州閭鄉黨者固出於詩書禮樂積累之餘亦由有善教之父兄故也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亦曰人之樂有賢父兄至若其行已其有言其志意其事為吾固多聞矣苟辭而不述是為不揚善者也謹叙如右惟惛紳先生來擇焉

孫徵君哀辭

徵君諱徹字履常姓孫氏先世由金陵徙臨川河東張翥嘗錄郡文學與徵君甚相好也時翥父母儻居安仁者翥歲時來省因得見徵君所與倡和詩多清練有法心每慕之天曆間吳男氏過臨川始獲一再面焉由是數交簡牘他日又得盡讀其平生所著古文率樂人為善忠厚之氣藹然常掩卷歎曰如其人如其人初保章正齊公道亨宣撫江西造其廬既廉訪使奄都刺公行部至郡會元日公庭設宴召之共食位在太守上未幾東陽柳公贊提舉江西等處儒學知其貧亦命郡學廩以上賓徵

君爲文謝焉又未幾全公 平章江西行省請與相見不往遂
風郡縣采擇其文以遺逸薦于朝不報翰林學士吳公澄奎章
學士虞公集雖皆其鄉人然皆稱道敬禮特異今藝文監承清
江揭公侯斯取其布衣友闔郡之佳士友每相與論行事是非
得失及詩書所發明或所爲文章并與他郡學者言則必曰孫
先生孫先生云其見景慕及足以表儀於人者蓋如此也年七
十四卒無子番易李存文而哀之其辭曰

惟汝水之清烟兮繞羊角而西流鍾秀潤於古今兮取有人
其好脩繫微君之踐行兮洵特立兮等夷由天常之孔厚兮
初不係於勉爲華之於文辭兮又方駕夫作者樂成乎人之
羨兮自優柔而安雅羌善惡之多雜兮或有譽而有毀若微
君之全譽兮未嘗有毀言之入吾耳豈補苴之能備兮抑弥
縫之或周孰曰三代之遼闊兮見此無瑕之天球人苟有寸

長兮齟齬然以爲高何微君之懋養兮恒不于而自韜藏
於人之子兮已獨胡而惇之雖有女以館甥兮亦短棄而不
弁然應報之甚矣兮似足危夫良心豈家運之自然兮匪人
事之所任顧青之之佩於兮有升堂而知津殆盛氣之感乎
方何必肉骨而始親蹇兩巷之渴冠兮披陳編以晨夕時求
人之非昔兮寧吾身之歎感幸而或弗能以先兮蓋寂寥乎
王公之 識其方嗟兮復不作乎九原路漫之莫能
以臨穴兮旒翩之恨 發雖有辭以泄哀兮尚臨風而慘

但

曾子轅行狀

泰定四年丁卯七月作

子轅姓曾氏曾本禹後夏少康之子曲烈封於郕春秋時爲莒
所并太子巫仕於魯因去邑爲姓閱其家譜有上官先生伯閏
集賢待制吳君養告爲之跋其先蓋居建昌七世爲少師南豐

先生輩、生縮、生志皆朝散郎忘生、出、嘗遊撫州臨川白
玕鎮、有查氏喜而婚之、宋建炎間兵寇四起、遂徙依查氏
、生富、生大昇、大昇生全、自白、玕遷、饒之安仁、黃渡、全生
克俊、二子長、貫道、次振、宋子、輩其字也、子、輩幼而端、慤好讀書
未冠時、父折其業、昇之以觀其才、子、輩應門、務務有條而不紊
未幾、父疾、子、輩祈於神、請以身代疾、少愈、越二年卒、子、輩哀毀
如礼、子、輩善植生事、母、崩、氏甚歡、家日以饒、祭延師教子、若姪
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光大、皆嘗致之賓席、時上饒有陳
先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之、子、輩亦慕而
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礼、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訾謔、而亦
和易不遷、門有貿易之肆、嘗携僕取貨於市、歸至中途、僕告僕
以誤、多得貨、即詬而還之、或有來買貨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
子、輩聞之、復與之、貨而不取其直、又嘗有輸租者、租已入、困其

人已去、子、輩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學易、楷書正經一卷、囊
佩之、或休息於道、或待舟於津、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
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於易頗有得、應
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余久疑乎是、今
已渙然矣、萬物即我、即萬物、夫何疑其為里役也、則戒子姪
奴僕、毋叫囂、以立威、毋刻削、以歛怨、延祐間、有司經理田糧、子
、輩適長於鄉、勤勞晝夜、介然自守、嘗有持金以餉者、子、輩曰、國
家重事、寧私耶、既而自有感其公正、而以書幣來謝者、子、輩曰、
奉公而行、何謝之為、卻不受、同役及胥吏、輩皆歎服之、母、崩、氏
卒、子、輩為不飲酒、如、軍、三年、他日忽得、若疾、但不食、而泄、初若
無所甚、若疾者皆應、若如平時、但拱手而寢、越數日、與其兄
訣、妻子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
欲佛若輩、意耳、時舒君元易來問之、子、輩曰、吾心澹然、無異平

昔時也明日二且是命取水來盥二已須臾而逝時延祐癸亥
九月望日也子釐生於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
娶張氏子二人長曰勗次曰昇一日勗來再拜請曰先人之柩
蓋塋於禮湖祖寵之右將以巳巳九月壬申藏于里之白茅
惟執事知我先人願有以述其平生將籍以乞銘于祝先生蕃
遠者余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道之推也苟辭非
所以與人爲善之義然百今天地之間有道德於身有功烈于
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待論亦有二名位足
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於人有文字足以黼黻人身沒之後亦
宜得人之述而若翁則無是有也使若翁生在往古時其所爲
亦衆人之所爲而亦何表異之有然於斯世也又必待有名位
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於民俗果何勸焉且稽之古
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翁賈而不貪故其於財也夫嘗
大裕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而未嘗小試能達理於物我不爲
無見不動心於垂死近於有守此數者士大夫亦或病焉而若
翁能之而獨不能引其年而卒其業斯豈不足惜也乎祝君義
士也持吾言以往其必不以爲甚過者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番易仲公季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壙記誌銘墓表類

兄申伯墓誌

兄申伯字申伯性易直拂於人輒勃辯不少蓄然無留恨雖遇未嘗相識者即熟談狎處不為崖隅故人亦不甚介介之也初習律不卒業乃一意簡籍時作長短句必流暢可觀至大四年春二月館于邑西之艷氏夏四月甲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輿歸以殯冬十有一月丙寅葬于大塘山中嗚呼大人幾七十矣弟存不足以養安兄則胡忍而遂死耶前十日出七字詩九章少稱美群昆弟之才德玳若相訣然子與兒十五歲振々四歲女阿快九歲教之長之而家室之弟存責也嗚呼謹誌諸墓

君直諱雷奮湯姓鄱陽崇義里人也曾大父于宋通直即知湖
州武康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大父潛早卒父志仁宣
教即浙江安撫司幹官邵陽主簿國初一嘗起家為縣之學時
君直才二十餘書博覽強記文學有君卒家無洛而君直學則
不弛吟詩作文百十詩可立就雖若不經意然碎以密又涉獵
法家考書若曰某事當若何而決則舉某律某律云云又善篆
古書又又善推步星辰知人命賤貴短長至元間宣尉李公思
衍愛而客之宣尉卒子商佐遇之弥厚久之商佐任為新昌主
簿以君直往後五年陟長興州判官復以君直往特浙東西大
疫死者十四五君直死焉商佐哭而衣棺之而歸骨其鄉以葬
妻張氏子男二人皆幼鄉里莫不憐之李存曰李與湯氏世姻
也前年始一經其里愛其山水潔清良田灌木有以想見曩時
詩書冠裳何其盛也自文學君以上咸學行有聞今其子孫往

往散落不業君直敏而愿且藝至良家子也衣食於奔走不嘗
一日給依於人又無成且客死不年妻若子無所於嗚呼事物
之於消長也其亦有不知惟嗚知焉如是耶

上饒陳先生墓誌銘

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特
承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
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
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於
吾之行耶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
淵表廣徵錢子是陳仲和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
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
爾甚者譏非之毀短之朋排之又甚者求欲危中之先生曰苑
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

二月既望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某字立太曾祖友諒
祖元慶父一震配鄭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婿周良弼段新項謙
孫男三曰穎東辰辰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三月丁酉殯邑東郭
又明年九月己酉葬瑜山先生剛方正太於人情物理靡不通
練強衝無所畏姦慝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
道為己任患難困苦終其身而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
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
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著其他言行其所以啓迪學者之方門
人祝蕃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披其大者
誌諸墓李具為之銘曰

學久荒今則萌困弗享後有成由先生

毛季成墓誌銘

君諱克周字季成上世由鉅鹿徙三衢唐正元間有諱延康者

為饒別駕因家為饒人宋慶曆間延康五世孫儀又擇居縣安

仁山田里以居儀五世孫伯昭伯昭生天錫公生鵬飛是為季

成曾大父大父父也鵬飛娶臨川陸氏文安公世孫女也季

成幼而穎俊長貫穿經史百家言為詩文援筆立成者甚不經

意然往往暢麗可觀鄉里有相非是欲訟言者輒為剖析利害

解分有非意糾結為指畫應接無難者國初故家多零替季成

獨克保弗墮客至必具酒食平居嘗誦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之言而自題其齋之楮曰養浩人因稱養浩慶士元統二年

九月戊子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配陸氏男二人相儒厚生女

二人婿王益善上官崎將以十有二月壬申葬竹塢相儒嘗受

業於存故來請銘銘曰

儒也而不病於拘才也雖未試而洵有餘胡不百歲而歸其

居

黃晉昭墓誌銘

先生諱復之字晉昭姓黃氏其先田疇南甯且徙撫金谿曾祖輝祖楠父汝益先生幼勵志舉子業夜或不寢邑潘氏才而婿之國初科舉廢從故宋南城開國伯周公方淳安令曾公子良謹明禮義學自稱二公遠近俊秀多從之遊先生兄弟四人養二親至終喪咸身任之伯兄早世季弟爲之後仲弟亦贅他氏歲時必會先生家觴誅辯說累旬浹乃已婦翁死子幼教之長之爲築室鄰之死棺郭葬祭之先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天下高士耆德者有司旌其閭先生時年八十有一邑相與謀曰年易有也德之稱爲難耳合是二者其唯先生乎於是白大夫大夫戒里胥即其居樹門特書如令元統二年九月辛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四娶潘氏先幾年卒續潘氏其弟也子四人繩武先幾年卒維清純道縵應皆謹飭能文詞文一婿某維清以十有二

月庚申葬同里小街先墓之次以存嘗辱交先生前事持齋君伯堅狀來請銘往年先生館于敝邑上官氏存方弱冠亦爲其宗家句讀者師先生高冠寬衣采頤濯豐二毛蕭疎觀其氣說如也聽其言粹如也其後二十五年偶過上饒昂山王氏而先生適教授其家一見握手論別後事因與倘佯水石松竹間甚歡又十年而銘其墓不亦悲乎先生之詩正而不俚嚴而不苦先生之文贍給而不冗紆徐而不弱句有奇思有巧先生既不爲世用家又無餘財無息怨於鄉里其私游諸人者率底於有成殆亦古所謂賞過君子也乎舊家金谿板橋後徙曹家洲人因尊稱爲曹洲先生云銘曰

裕爾中齋爾逢康而翁天之公崇斯封保無窮

女子寄揚墓碑

李存有女子曰寄揚生於至大三年某月日母以躋不能育寄

育於楊氏之婦而名明年四月甲子疾肝風頭搖謁醫謂不可為也雖藥之病益急憐其育於外且死於外明日以歸猶視息夜半而絕埋於此嗟乎嬰而死亦何為而生耶誌諸墓

彭萬里墓誌銘

彭萬里其先蓋番禺人五世祖迪功郎可遷撫之金溪可生中孚宋嘉祐進士中孚生思齊承務郎桂陽府參軍思齊生經經生攀龍之生天翬萬里其字也幼而機警甫三歲已能識別歷代錢文數十浸長從師讀書常夜分不寐國初士族或拘軟不事之因稍習通新故典章久之浦樂安縣吏遇疑罪能毅然白輕遣之未幾以母憂去他日謂諸子輩曰世之從事乎刀筆而能不自欺者鮮矣苟自欺如祖宗若輩何吾則安吾素而已矣於是暇則種花理竹或援筆賦小詩或對酒歌古詞以自樂至順辛未十有二月寢疾所居前榮旧有梅一株丙寅問曰

梅已華未曰已華命扶掖出視之因口占律詩二句翌早奄然而逝生於咸淳己巳得年六十有三配謝氏先幾年卒子四人女二長適同邑周頴樂次未行以明年五月戊寅附于邑之演頭原祖墓次前事舉來請銘且曰幸嘗遠從諸公先生游先人未嘗不手為之裝出門未嘗不目送之歸則又未嘗不叩其所得而為之喜也余曰所謂人之樂有賢父兄者其此之謂歟是為銘

吳英子墓誌

君諱孝祥字英子世為番禺安仁人曾大父彥才大父栢父道明君靜淵人也對客或移時始一語閉室坐竟日不聞咳噲聲若空無人者人或稱譽忤此言已未嘗色於喜怒其讀書為文辭必抽心括胃致之纖深里中後進事者胡式嘗從之遊至大元年二月辛亥以疾卒享年六十八月壬寅葬長塘山去家二里

而近胡式為余言君嘗夜夢一老人曰而面有黃子滿一則而命不延已且而鏡之一以生其家人死年適如其數其無乃鬼兆也與君負郭有宅一區田百餘畝君祔百株姜韭百數十勝雖老死斯時可無憾也配周氏子三人景周景漢景明云

姜光叔墓誌

天曆某年冬十月某日番禺之安仁恒豐里姜君應明光叔卒享年八十有三子三人長遇文次遇炳遇成先卒遇文以明年干有二月丙寅葬于里之水北既葬來請銘謂將以刻諸墓上某曰古今銘有法不可以苟而遇文請不置念無以慰其家謹按其世系而為之銘曰

姜氏之先得姓于蕭既國東海繩之公侯五代淮南三司使冲生子虔嗣疆場有功由刺靈州入為大監李氏奪國棄官東泛初宅金陵既來番禺支分派別麻櫪黃塘畝曰大熟里

名恒豐益蔓其居譜牒斯通惟此光叔朴而不華雖則更代克保厥家有諱彥興是乃曾祖伯政弘恢乃祖乃父光叔有子宜壽而寧林嬉暉娛不知槍攘溥祐丁未是生光叔至順庚午幽深斯斷其斷伊何在水之北綿之孝思來視茲刻

河南楊府君墓誌

至大二年河南楊君珪來尹安仁嘉問學而厚和秋以其子世德受業於存明年謂存曰珪家在為河南楊武人中罹兵革家以散沒先府君時七十餘隻身流避托婿表氏既而遷睢陽力田業澹不及聲祿隆信義見老者與困窶者識不識咸敬憐之人有遇害患或躡身持援一不慮險艱夫人少言語喜怒不外見母曹嘗疾病潛香請於神明割臂肉隱之羹以進病乃甦里中稱其勇愛至元十三年府君卒壽五十四葬方口林夫人後二十五年卒壽若干葬居西今珪之官於江南也五言竟寧未嘗不

在墳墓也念骨肉之阻於土比聞河水溢必且如將以其月日更而合諸爽皆首子其為我銘也亦以世德之及門也有曰嗟乎孰謂死者一日而歸朽也有不係於後人之心為若是安之而揚之者耶公諱義字其曾大父其大父其父其金鄭州太守夫人諱法心曾大父其大父其父其子四人長縣尹珪也次其早卒次其河南軍百夫長次其江西生米寨巡檢女一人適潘某云

道錄張君墓誌銘

君諱元漢字義可番禺安仁人也幼慕老子法入沖虛山中師事胡公可善國初制道家以上饒張氏之傳為正一宜主領其教事凡郡縣之官若觀得以其徒之通敏於時者而官司之由是義可判袁州錄太平州咸用優稱它日歸謂其人曰吾困慕夫玄默者也而何迺馳然於從事為遂悉其錢財膏祠宇

增像具暇則理花木果蔬以自娛客至整巾裾出揖讓進退可觀坐談事有始末可聽然好面折人失過至切切不少假借人或不能堪若比於中深而外和含糊坐視短長者其於交際益損為何如也至大四年秋八月庚午卒享年六十有一冬十有二月庚申葬于山左之馬家原其徒丘守中朱雲舉陳大榮張申如江以家吳屢誠而陳大榮來請銘當義可之淹於疾也大榮必手藥食之其死也則盡哀其猶有所欲為也受成命而經紀馬亦可謂隆於情義者矣后為之銘曰

直不居 畏於愚 益於虛 沒而餘 得其徒

吳君才甫墓銘

君諱天成字才甫世為南海廣州人曾大父純臣宋通奉大夫提點廣西刑獄大父雍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父起莘將仕郎史館檢閱君幼而儻善走馬擊毬以安撫公任亦官將仕郎

初蜀郡王公渠客居番禺之安仁德祐間通判潮州道廣州與
檢閱公相歡也居項之檢閱公之夫人相繼卒潮州以其女女
君入國朝潮州復來安仁以君偕至元間君一歸廣州明年以
其從弟森來森孤君子而長之未幾夫人王氏卒君遂經紀其
貨財卜宅于邑西之古城里而繼室安仁王氏君益自靜密後
夫人以通敏佐之大乃室宇廣乃田疇睦乃姻婭室家乃男女
君嘗曰吾南海人也而於此焉家豈非分耶今且老矣願及其
未備也得一再返鄉里省墳墓問親戚故旧則死且不朽既而
疾逾期而卒時至大四年十月庚辰也享年五十有七子四人
長以森也次曰菜曰蘭先夫人出也次晉室側出也女二人亦
先夫人出也長適余干黃鑰次同邑上官植諸孤以其年之十
有二月壬申葬君于楊湖山中森來請銘而君嘗以菜蘭從余
遊義不得辭銘曰

世之言客而不思其卿者有二以貴富以賤貧貴富者無所
不樂或以不思賤貧者雖思而慚如不思焉今君之家此士
也門戶井之尔也不墜於其先雖不辜而不遂其志亦可謂
近有柔薄者哉

詹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壽姓詹氏世居信州貴溪縣龍回山中父壬宋季有能
詩声笄而歸同縣遽君自得畊道君儒家而貧性好客客至但
與坐語酒食不命而出或無所於具孺人質簪珥以市君多不
知也君由是聲聞日廣禮部用薦者檄錄部武路儒學父之君
卒孺人亦高年躬督喪葬如儀子養晦幼從術家言不可以娶
妻生子入龍虎山中為道士而子金氏之子曰養正生宋淳祐
甲辰卒今延祐乙卯七月甲午春秋七十有二葬聞人方養晦
後十一年卒嘗從其師入朝得賜號明遠靈悟通妙法師養正

以溪水鑿射墓地慮不妥元統甲戌十月己未改葬龍壇阡孫
三人震霖霖之復入龍虎山嗣養晦法云銘曰
酒食自出夫子歡葬不得所兇敢安龍壇之阡固且完

黃旭墓誌

黃旭字彥賓上世由嶺南來居福州七陽縣黃原有諱鴻舉者
宋紹興間衡州文學孫某多積粟歲大侵能食鄉里餓者時四
明表正肅公甫提刑獄江東之辟為某郡酒庫贍軍之
生判官其人其生中之生思永之生有慶字履善能自植立
入國朝益大旭其長子也生至大辛亥卒元統甲戌十有一
月壬申得年二十有四娶周氏履善哭之慟而告之曰汝夫
子汝弟苟有子吾先以後汝明年三月丙子葬白石原地歸同
郡遠震首身葬他日二子來見其棺復且同辭而言曰旭生而
重厚不好弄不苟言一聞為學太我即爽然知自愛曰人苟志

遠義者窮達死生有不足為之累矣吾甚且長將求諸四方
者而學焉既而疾革歎曰吾其已夫其不得以遂吾志報吾親
乎旭言如是吾子旭所慕者賜一言以誌其墓悞其意若何李
某曰甚哉二子者樂道人之善旭有美質有鄉方而天宜其親
之悲也親而悲之庸或係於其私而鄉黨朋友悲之信乎其可
才也

余君文瑞墓誌銘

至正二年秋七月臨川余尚來再拜曰尚不孝先君子以至元
後已卯十月丙午棄世願貧且拘不能時歎事益不孝將以今
九月壬申葬里之前山惟先君子幼有矩矱不隨群兒戲學既
成則假館教授以業大父性素嚴大母復多疾年皆七十無十
畝之產先君子性和易窮居若裕得其惟心與人絕不為屋
岸宗里姻交無或非之敢請吾子文其幽籍以少逭夫不孝者然

尚也少恐不信則有宗人文明之述在存曰嗟乎若尔先君子者可謂儒而不失其所自守者矣宜次而銘之君諱瑞字文瑞姓余氏曾大父諱信大父諱鑄父諱浩字林浩母湯氏君生至元戊寅年六十有二娶曾氏子二長申陽寔從姪幼失父母君子之次尚女二人長適番易陳復次適同里吳紱孫男朝生孫女三長適吳其餘幼夫余之得姓受氏遠矣按其家譜五季有諱其者繇昭武避亂徙撫金谿之火原里其後日蕃且大環數里罕他姓故太學尚舍鑰以文行師表州里進士景翔負能詩聲皆君從大父也皆從之遊課試每占前列上舍公喜曰吾家其世有儒子林浩亦屬文舊有聲場屋嘗樂誦孟子養吾浩然之氣之言學者從而尊稱之為為養吾先生既而君君克肖復稱為亦吾云銘曰

人有瑣之軼且馳我則裕矣安邦為弓冶之子猶裘箕雖不

張王何忸怩前山之意其女而

憚南吳山人墓銘

撫州南金谿之吳為詩書家余嘗及交數君子率謙讓厚和聞有德明父者以種學積文教授于鄉里乃未及識朋友之東西行未嘗不交相為問又聞其族居數百載有古樟其大十圍枝葉覆蔭百畝德明構重屋其南戶牖面之置古書畫器四集子弟絃誦燕賓客其上因自號為憚南山人他日忽有大布之衣繫然而踵吾門者問之蓋德明仲子綸也德明以至正己丑二月戊寅卒將以九月癸酉葬冠嶠且死謂之曰吾嘗欲自述平生今不能已銘吾墓者必江東李君乎故敢以請余愧不吊遂不辭德明諱慶熙性和而剛人有善必嘉獎之有不善必委曲開導之好自用者能面折之伯兄鰥而貧姊疾不嫁能養之卒葬之生至元辛巳春秋六十有九有著述三十餘卷先正評之曰

文則端削刻厲無山林枯槁之氣詩則聲辨而閎節幽而適長
短句則辭麗而音婉咸以為然娶余氏子三人蔡綸綾女三人
長婿余文學次曾性皆同邑人曾大父諱湛大父諱泰享父諱
庭蘭字伯秀宋咸淳間由乙科待補六學生有詩名吳文正公
序其集學者尊稱為靜遠先生其宗有居新田者沙岡者郭仙
者吳塘者吉原者歲正月元日會長幼無慮方餘指必富者主
之謂可以容車馬具饗殮德明獨請曰此家之盛事雖貧敢不
自強曰其言有勸者其上世由滌陽而金陵而信之弋陽三山
而撫之金谿沙岡五世祖青陽尉沈徙今吉原云李存曰余與
德明生之年同榮同出處同男女多寡同而死之先後獨不同
何也世稱莊周善齊物果其言之富耶抑亦有其理也苟有其
理則何生之足喜而何死之足悲耶且人之於世識不難而知
難余與德明縱無一日晤語之歡今聞為是言也寧不一蹶然

於泉下也乎是為銘

于桂軒墓銘

序缺

葬山田族壠傍

是山為塋是田為成以妥厥靈宰樹蒼蒼父母不忘兄弟斯歲
團山渾淪尔丘尔園宜尔子孫雲仍于思刻石于辭桂軒之宜
于君孟高墓誌銘

君諱岳字孟高姓于氏其先由長沙徙饒之安仁青山既又徙
樓山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希顏君幼而端重長而寬慈見敬
於鄉里歲旱必齋戒而禱有疾癘必為禳且藥有辨爭必解勸
之逋負度不能償者置之喪葬度不能給者助之人有田宅相
與者必直而受之而非所致意焉嘗有來曰某有某土君之疆
也宜以歸君而某氏欲之若何君咲曰吾不奪人欲也子其與
之君之墓與其氏地接他日其妻死謀葬拘忌以禍咸謂可拒
止也君曰禍福在天人何能為闕垣墻道之入縞冠執紼而禮

之歲庚午大飢饑有錦售一束原得錢三百即与之既而計其
直倍也明日訪其人復與三百族有故其基屬君已三十年忽念
曰某家唯壹人耳而無所底止台而還之使復築也先世之藏
有曰大姑山者且百年術家謂其興盛此墓之由他日有焚其
親之骨竊葬附柳者事泄君蹤而得人意其必棄散也而君則
擇地理之曰庶其復收彼骨何罪至正丙戌四月庚申以疾卒
生至元己卯享年六十有八娶余千余氏子男三人長中金玉
局撻管 照磨次常次勉女一人適同邑上官昶孫男三人以
其年十月某日葬株樹林中来請銘李某曰家之興蓋必有德
者生焉今觀孟高之為不薄何慙也鄉里稱之子孫則之可
謂長厚人矣是為銘

薛方彥墓誌銘

方彥姓薛氏世為貴溪縣漸少里人其先多顯官碩儒曾大父

其大父某父某國初科舉廢世族子弟孤縈秀拔率從釋老游
故方彥亦入龍虎山奉真院習清靜言云方彥其警敏道歲書
儒家經史靡所不覽余君士益甚器愛之而資之學稍長加冠
服能賦詩語意輒不苟其季父玄卿同山而異寮有詩名于時
實亟亟稱之而學士虞公亦為之序又能鼓琴刻其琴之陰曰條
風嘗請予賦條風之辭他日士益自營其歲於前山之陽俾方
彥董之方彥為手植杉檜數方本而次第屋室之士益曰守斯
營者其方彥乎無何方彥以疾卒時至正乙酉三月 也生
己酉得年卅有七平居頗廉約與人處未嘗自能由方彥而上
某某皆其所嚴事由方彥而下曰某將以其月某日葬前山
所營之左上官某來請銘 曰

蒼二而玄三既豐尔才亦胡為乎嗇尔年山之前忽此阡惟
長歌短篇庶其有可傳

秋碧先生孫公墓碑

至正乙酉夏六月某日龍虎山葉某來曰其之師孫公也受祭於公之門者多矣其雖最後然自髫髻至成人皆公德也當公之沒而葬誌在其壙者槩而不詳每病之敢述其平生以請將刻諸墓上某曰死事而緩春秋所譏曰緩回罪也有美而不傳亦罪也顧無以辭按所述而文焉公諱某先自卜徙金陵既徙上饒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兒時有成人風父曰此兒豈塵埃中物命入龍虎山中師事薛公某為黃老言既長美髯髯長身曠如也三十八代天師張公才而置之幕下嘗乘傳奉表京師大德間判廣西靜江道司未幾陞道錄曰吾舍親從師果何為者而碌々低昂若是弗就職至治間里火私室為之燼公即白其長而新之不期月而完既廼謝諸事惟日稽經史歷代帝王紀年為纂要數十卷又攷二求善言行若日不足者每曰

人生欲仰俯無愧耳豈徒以邀林谷為名高哉他日忽臥疾左右進藥曰吾疾病以何藥為奄然而逝時至順壬申四月某日也生宋咸淳戊辰得年六十有五弟子凡三十有八人以其年五月壬申祔城門先塋公事親孝事師恭侍下以和與人交有信功於人未嘗自言且德色也人皆高稱秋碧先生云復系之詩曰

世有動爵身亡而亡曷其二然後弗張繫此孫公林下之綱幼寔穎雅長而軒昂德則陵阿藁三菁三才可歷試豈惟肯堂宜俾其人深懷孔傷嗟尔師友已外于方相視脩然率理弗荒乃托斯文森二天常樂育之風有繼其芳山高水清衿佩鏘二視此貞刻永矢勿忘

程君明仲配萬氏墓碣

余干清溪觀道士程希浩來曰希浩幼出家既不得朝夕養父

母二二沒復不得歲時躬薦享求所以不朽之者道無由敢述其平生乞一言以刻諸石而詔二夫後之人余嘉之輒叙而文之君諱鑑字仲明其先由金陵遷番易曾大父諱濟大父諱文子父諱一新君九歲父母相繼即世保抱皆老奴姬書則早胥諫之暮則盜賊闖之家蕩然稍長知自立娶同邑万氏輔以儉約勤絲枲而君亦稍以公且見稱鄉里言行事大率公不私遇孱弱待僕妾無不情及會有召役躬出入郡邑或牽糾不歸者連歲初其居于習泰鄉紅岸橋東西即豫章境上宋建炎間制置謝公枋得軍安仁時豫章已內附候者謂大兵自江右來必經是橋由是公遣將焚之延及居人程氏所藏書史器四契券無遺者君構室橋西以居日占籍豫章上世有受朝奉即者無譜牋可考獨餘分財產閔約一通題曰程朝奉家云既而子孫衆室隘則新而廣之傍山多蘭每移培軒墀下人因號君為爰

蘭翁也孺人以仍改至元丙子十有一月卒生前至元乙亥享年六十有二明年十有一月丁酉葬馬道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邵氏宋四川茶馬使孟卿之孫後七年為至正壬午九月君卒時年過七十聰明強健如壯艾者生宋咸淳庚午享年七十有三以其月某日合葬于馬道原之逃子男五人長希祖次希浩次希本次希顏次少牧亦從希浩着道士服清溪觀云李某曰人言老氏之流為申韓刑名蓋以其刻峭少恩也希浩為老者而獨能篤於親唯恐其善之不聞况程君早孤多難有立家以復振其亦有可書者歟

艾母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若裕姓趙氏上世宋秦王庭羨其後有居饒之餘干者曾大父太中大夫諱尹仙大父福建帥府機宜諱愀夫父廣昌縣主簿諱時深夫人笄而歸臨川艾公天定宗道三二初娶危

氏生男女二人而卒繼以夫人時男女皆幼夫人視由巳出生
四男三女而宗道卒至正乙酉十月二十日卒生宋定祐丙辰
春秋九十子男五人長暉次其二婿其二將以卒之月壬申葬
石坑暉走百里犯水潦懇三焉道母德於子且乞銘焉銘曰
燁二貴胄來嬪士家孝及舅姑力于桑麻夫子前逝禮循凶
嘉蓋闕堂闡出絕泥沙譬彼良玉溫其無瑕晚崇佛典不奢
不窪宜壽之上宜福之遐胡為一疾
石坑之山松
柏茂佳利被嗣人綿二峽瓜銘詩我作執媚而誇

番禺仲公李先生

卷之二十四